

安華生

隨處噴嚏的所謂詩人

1

最近讀到林耀福的「文學與文化」，在書中同題的文章他說：

「……就如魚之無法脫離海水而生存，一脫離了文化，文學就失去它的生命和意義。因此要想評定文學的意義和價值，我們必須把它放在文化的整體之中去衡量，而不應採取過去二、三十年來所流行的方法，把它與社會、政治、歷史以及其他文化活動隔離起來，從而抽取所謂『純粹』的文學，放到語言的實驗室中去予以解剖分析。」

這是有感而發的。事實上，長期以來我們大半的文評工作仍然只閉關在語言的實驗室中，文學只淪為修辭學的解說，只剖析作家的左右手，而拒絕深究遙控左右手的腦袋。評論家的責任，只「知其然」是未竟全功的，還要「知其所以然」。當然，有人甚至避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，恐怕那會沾污了文學的「純粹性」，結果是將文學退縮到沒有生命、孤絕的角落去。作家只「生存」，而不是「生活」。

這類「純粹」的文評家，直接間接造就了不少歧視人生、自命超人的作者。

2

這裏試評一位年青作者名為「打噴嚏」的詩，這關係年青作家寫作的態度，其實也正是生活的態度，提出一個典範，作為「反面教材」：

「受了點刺激
鼻孔癢癢的
要打噴嚏
不要打，不要打
你看
左面的惡漢又怒睜暴眼
前面的白皮老哥更要命
臉全黑下來

(—————)

呃噠！」

文辭暫且不論，因為這作者在一本和其他人合出的詩集中號稱「精鍊」；「打噴嚏」於此可視為「寫作」的象徵。作者深信自己的影響力，以為作品一出，左派和外國人都會不高興了。意象順手拈來，未加反芻思慮。這已是修訂本，原詩曾經發表在一本文社的刊物上，左派和外國人之前，另有一行是這樣的：

右面的叔叔會鎖緊眉頭

刪去此句，居然自嫌了些，刪得微妙。經過拿破倫天翻地覆的征戰，梅特涅(METT-ERNICH)比喻說：法國感冒時，歐洲就噴嚏！比較起來，這詩作者的自尊自大，相當可觀，而他只是「受了點刺激」。

甚麼的「刺激」？「刺激」當然是創作的原動力，不是「點」，而是很多，多得身受者不能忍熬，坐立不安，於是不平則鳴，不得不鳴。「刺激」是必然的了，問題在甚麼的「刺激」，這不是作者可以輕輕帶過的。

最重要的還是「噴嚏」本身絲毫沒有積極的意義，在公眾地方發洩，更是無禮而不負責任，與乞丐當眾找蚤等同，別說左右前後四方八面的人，就是聞者也要齒冷。

自以為隨處吐痰，讀者就會向風膜拜，這種趕製污染的「詩人」，我們的詩評家在劃圈捧人之餘，是否也應該為乾淨純粹的詩壇清理清理？